



编者按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,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,进一步推动我市贯彻落实广东省作家协会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和文学赋能乡村振兴“十百千万”工程,拓宽作家眼界,全力推动河源文学的繁荣和发展,市文联、市作协组织创作骨干开展以

“赓续传统血脉,赋能乡村振兴”为主题的文学创作采风活动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引领全市文学工作者永远“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”的奋斗新征程,增强市作协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和战斗力,激发广大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时代变革、彰显信仰之美、崇高之美的精品力作。

## 那一片桅杆林立的海

■张玟姣

阳一样绚烂的姑娘,她像海燕一般勇敢,又如飞鱼一般灵动。可是查家的姑娘,这辈子就是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。那时女人嫁了人,就要去到别的船上,过另一家查家的日子,另一个查家的日子却也是习以为常的日子。如果条件好,可以另做一艘船,那还可以分出小家。分出小家意味着有宽松的居住环境,却也要承担着面对风险时的人力稀疏和手足无措。海面上很宽,海面上却也很窄。

可是,我的姑姑,她却不肯重复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的宿命,因此她下船的那天并没有依依不舍。

我的姑姑在海上和岸边搜集情报。她受尽海水与海风的恩宠,素来在码头横行惯了,总是倚仗着聪明和刁蛮,讨得邻里们的欢喜,于是总有有见识的邻里分给她一些稀奇玩意,她便顺藤摸瓜,寻得物件出处的蛛丝马迹。她善于观察,她观风云变幻,看风起云涌,她懂得听风看云来判断天气适合出海与否,她的聪明在海风的浸润下默默长开并趋于成熟。在听得一些夹杂夸张成分的讯息后,她往往变得莫名兴奋。海鸟和鱼儿都是她的信使,她对它们说:“我要出去了,我要出去了!”

那一天,海风送来消息,她扬起帆准备逃离海上。

我姑姑出走的那天,我奶奶就穿着竹纱做的黑衣堵在船头。

阿妈问她:“你去哪啊?”

姑姑回答:“不远,隔壁的小渔村。”

于是几个哥哥听到阿妈嘟嘟囔囔:“都是渔村,干吗还出去呢?”

据说,她走的时候是这么跟我奶奶说的:“阿妈,我出去挣大钱,回来给你换艘船。”

姑姑智勇双全,在几个哥哥的掩护下,跳船而逃。她寄身于一艘深海的作业大船里,准备飘摇着赶赴春天的故事。那时她年轻,像海天相接的曙光一样年轻,她充满胆识,只凭着风的指引就能找到目的地。

在船舱里的她,是第一次好好看远处的海。在海上居住了20多年,她却是第一次去到深海。她的家在浅海,浅海的作业大船干的是捕鱼虾的活,驾的是开尾船,早出晚归。她记得有一次,自家的船靠岸,奶奶吐得昏天暗地,好像要吐出整个海面。奶奶煞白的脸一直映在她的脑海里,那个时候或许她十分想要一艘七磅船。对于浅海的查家来说,七磅船有着无比的吸引力,代表着雄厚的财力和人力。耳边也一直是奶奶的问话,她总是不断问自己的丈夫“开不开身(海上作业)?”“几时开身?”现在听不到了,她在眼角抹了一把泪,迎着海风走出了船舱。

我的姑姑,我从未见过面的姑姑,意气风发地走进了时代的帷幕。

### 四

后来,姑姑回来过几次,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兴致。第一次回来是3个月后,姑姑带了很多奇珍异宝回来,有单双卡录音机、黑白电视机、可乐、口香糖。她愈加生动、畅想着自己的未来,表达着想在小渔村大干一场的想法。那个时候,别人家的孩子想去岸上住棚屋,而我姑姑想住水泥房,她说:“住在水

泥房里才安静和温暖。”

第二次回来是距离第一次回来后半年,奶奶发现姑姑的穿着打扮变了,她穿着那种宽大大剪裁利落的西装,脸上还架了副墨镜。奶奶非常不悦,她自己仍穿黑色的竹纱衣,欣赏不来这种不适合东方人体型的时髦货。姑姑说,这是她好不容易淘到的“旧货”,她还说在她工作的地方,有品位的女人都穿“旧货”。再后来,姑姑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,而且脸上总泛着倦容,人也更加消瘦。问她是不是工作太累,她没有回答。细心的人却听得见她嘴里默默念着:“我不信命,我不信命。”

奶奶知道她是管不住自己的女儿的,她那么聪明,三岁就在码头卖鱼,五岁就跳进海里翻腾,这就是一条小飞龙,她拉都拉不住。

姑姑终于在出走3年后回到了船上,她神情悲悯,表情沮丧。

查家的船每日出海营生,问她:“上海么(出海)?”

姑姑没有应答,她在沉思。

当家人们离去后,她第一次隆重地穿上了竹纱质地的黑衣,驾着一艘渔船出海,到了海的深处,她直挺挺地躺在船身仰面看向天空。“真蓝啊。”而后,她消失在海的深处。

据说,姑姑所到的那个渔村,有許多人从他们住的水泥房子顶部跳下去,跳下去之后,便了结了与这个渔村的恩恩怨怨。而姑姑回到海上,以她习以为常的方式切断了与渔村的爱恨情仇。

哦,那艘没有篷的小木船是奶奶的嫁妆。

### 五

他们都说我像姑姑。

姑姑走后的第二年,我出生在冠船上。我是奶奶的最后一个孙子。

我出生的第一天,奶奶只看了一眼便说:“像,真像。”

所以,奶奶看我时眼里一会儿是我,一会儿是姑姑。在我出生的时候,奶奶已经很老了,我长大后,她就更老了。她对我叫姑姑的小名,又告诫我不要出海,不要去外面的世界。所以,我6岁之前的记忆都是抓鱼摸虾,风一吹,细碎的沙粒就进到鼻子里。

### 六

就像这会,鼻子里满是回忆。夜风有点大,我把窗门关了。船继续微微摇荡,不一会,传出船主厚重的鼾声。

我仿佛看见光脚的女孩,在一个满脸褶皱的老妇人面前上蹿下跳,她剧烈的跳动让冠船微微荡漾。

“要开船了,让开让开!”

她操起一根木条在空中挥舞,逗得老妇人笑得直喘气。她喘气的声音很大,好像开船时的发动机。这时她的脸已经是酱油色了,再加上黑色的衣衫,跟块碳似的。

关于我要不要去上学,家里起了争执。我母亲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去上学,反正以后也会在船上生活,应该学会在海上生活的本领。我奶奶就更反对了,她害怕再失去一位亲人。而父亲和其他叔伯都赞成我读书,他们说,现在兴办了很多小学,还有专门给我们查家人

读书的学校,是该去上学。

奶奶嘴巴一撇,在船头蹲了半个小时。

那个时候,查民中掀起了上岸居住的热潮,有钱的查户拿出积蓄自己盖房。我们家的男人们也开始谋划新居住地。那个失去女儿的沟壑纵横的老人家默默看着忙碌的儿子们,她心中已有决定。

那一晚我跟奶奶有过一次最轻柔的对话:

“你真的要留在海上吗?”

“海上就是我的家,我要留在我的家里。”

“可是你不是说你的家生活很苦吗?”

“是呀,很苦,可也是我的家啊。”

后来我很少见到奶奶,她总是一个人孤僻地住在船上。我得等到哪天想吃虾蟹了,才去船上上蹿下跳。那时奶奶给我讲码头过去的样子,她说,你看,现在码头的船越来越少了,他们都去城里住了。可是我小时候呀,港口的桅杆像森林的树木一样密密麻麻,我的哥哥们就在桅杆上爬上爬下。

渐渐地,我觉得奶奶像一座博物馆了,她老得庄重而神秘。

### 七

奶奶最终没有阻止我外出——我外出求学了。大学毕业的第二年,我带了一个男孩子回来看她。我们在老旧的冠船上住了7天,最终的结果是他落荒而逃,而我也负气出走,再也不想回到船上。

奶奶讨厌他的北方口音,也不喜欢他白嫩的皮肤。她问我们现在在干嘛,我说在中关村。她便鼻孔朝天一哼:“呵,又是一个渔村么?”

我们哈哈大笑,她恼火地故意在船板上踩出吱吱呀呀的声响。矛盾集中爆发在第七天,奶奶拿出一罐酒,咕嘟咕嘟地喝起来,海上的人家为了御寒,总是要藏点好酒,随时喝上几口。当我们以为是要让我们喝酒时,奶奶突然吐了男孩子一身。烈酒的气味顿时在空气里蔓延,而这个男孩子因不想用船头水里的水擦身而迅速下了船,找地方洗澡去了。奶奶用这种方式赶走了一个男孩,但她却不可能赶走每一个男孩。

我下船了,许多年都不再上船。

### 八

多年后,奶奶在老船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父亲说,咽气前,一会儿喊我的名字,一会儿又叫姑姑的名字。我的泪就下来了。我脑袋里有个瘦小的老人,她穿着竹纱做的黑色衣衫,光脚踩在船板上,为我捞起过海里的鱼虾,为我收藏了童年的欢愉,也刻意制造了跟我的对立。一切都随风而去。

现在,我再次回到这里。老冠船已经无影无踪,那个当年不愿再上船的人,却要以400元一晚的价格跟人租一张折叠床,而她的目的不是看日出。

这会儿船是在晨风中摇晃,我能闻出来。拉开窗帘,海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淡淡的红,不一会就会有初升的太阳从那里面钻出来,太阳一钻出来,我就会想起那个从未谋面的姑姑,以及思念姑姑和我的黑衣老妇人。

## 海依旧是那片海

■胡云秀

每年的这个时候,她都要来海陵岛一次,风雨无阻,住上三两天才又独自离去。今年也不例外。

旁人解,也曾问过她,为何对海陵岛情有独钟,她只是微笑着说,这么美丽的地方,你去了也会爱上它的。可是谁又知道,她的风雨无阻只是为了追忆她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爱情。

她是典型的北方姑娘,奔放、开朗,向往自由。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,她考到了阳江的一所大学。她和他是在迎新活动中认识的,他大三,她是新生。在日常接触中,北方姑娘爱上了腼腆斯文的南方小伙,于是像所有青春期的男女一样,炽热地相爱着。他先毕业回到粤东家乡谋职,分别后除了鸿雁传情,每个星期还想方设法地约会,不是你坐火车来就是我坐火车去,乐此不疲,连空气中都是水蜜桃的味道。两个热恋中的男女,足迹踏遍了海陵岛的每个角落,留下了无数爱的印记和甜蜜的欢声笑语。

感情如此深厚,毕业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去了他的城市,尽管对生活在大都市的父母来说,那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市;尽管父母以断绝关系相要挟,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去了。

生活如她期待的那样美好,只差父母点头了。她想先斩后奏,他摇头不同意。他说只有得到你父母的祝福,婚姻才能长久,才能幸福。她嗔他偷木疙瘩。他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,对她说,“不管怎么样,我都会好好爱你,一直爱你。”

可是某天她出差回来,带着买给他的礼物兴冲冲地回到他们的爱巢时,却只看到了他留下的信。是分手信,放在桌面上。

她拨打他的手机,话筒里传来的是空号的机械音。她去他的单位找他,同事说他辞职了。她找到他朋友的家里,朋友均避而不见。她硬着头皮去见他的父母,他的父母躲得远远的,连个影子也不见。

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不辞而别,他说的那句不管怎么样会好好爱、会一直爱的话语犹在耳边。她伤心难过,整日如行尸走肉般工作、生活着。他在他的城市苦等两年,他还是杳无音讯。她知道自己终究是错付了。

回到父母身边后,她很

快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;为了让父母安心,她很配合地去相亲,迅速地踏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就在她决意放下过往好好和丈夫过日子的时候,无意间,她听到了父母的谈话。原来他的离开是有原因的。

为了报复父母,不管亲朋好友如何劝说,她毅然决然地离了婚。单身后的她辗转再去找他,却得到了他已成家生子的消息。而她因为忘不了他,也不愿意勉强自己将就,自此一直单着了。

几年前,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。身边的同学、朋友、同事,大多都在含饴弄孙享受着家庭天伦之乐,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的,耳边总响起大家劝说她的话,她彻夜难眠……

海陵岛的建设日新月异,可海依旧是那片海。她沿着沙滩走走停停,身影既落寞又倔强,时而伫立眺望,时而低头沉思。有时,她蹲了下去,不一会又拍拍手站了起来,面向大海做一个深呼吸,身心一下子轻盈起来。原来,放下就是这么简单,只需挖个坑就好。

想到临出发的时候,那个10多年前丧偶后就一直在追求她的同事再次向她求婚,她急切地想要回去。当她抬脚向岸上走去时,突然听到身侧有人喊她。一个熟悉的,略带哽咽的,却是久违的声音喊住了她,她艰难地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,僵硬地慢慢转过头去,身旁站着一个她永远也忘不掉的身影,仿佛做梦一般。

大约是太久没有见了,曾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如镜似锈的面容,如今模糊在眼里。就在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的时,一个小女孩轻轻地扯了扯她的衣袖,奶声奶气地喊道,奶奶,奶奶。她无措地望向小孩,为自己骤然升级的身份百感交集,泪流满面。

原来,25年前他妻子已经去世,他没有再娶,每年他也过来。

不管是不是天意弄人,没有缘分的人永远在擦肩而过。她和他相对而立,互相说着各自的经历,话里话外,一点没有波澜。真的可以不再说从前呢,见面只是寒暄。临别时,她平静地对他道再见,对海陵岛说再见。

噢不,是再也不见!